

南

史

一
一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

李

延壽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

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夫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

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
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
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
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
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
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
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
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
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

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歿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
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
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
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
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
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
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
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
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曰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
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

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
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
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
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湛及臧
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
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
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
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
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
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
景和元年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安都
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
軍將軍直閤安都將為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
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携安都諸子
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
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
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
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為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
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劭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

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
活動壯其意遂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
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
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啟事詣明帝歸款索兇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
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
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

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
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
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
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表檠據石頭豫章王疑夜
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
尋為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
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
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
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楊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

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
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
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
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
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
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
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
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
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

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金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
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琚會
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
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
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
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
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

奉勸子勛即偽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
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
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
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志稱萬歲取子勛
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父有鳩棲其中鷄集
其懷又有禿鶩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綬為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黃閣柱鷄尾墮地又有鳩棲其帳上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
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
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

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
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
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擯誅翦無貸琬遣孫
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泐流挂
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
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
矢死沈攸之代為前鋒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
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
貞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
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

鄉人蔡那倭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
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
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
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
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
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
難以干朝典豈為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
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舩舸板
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
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赴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之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之不須戰陳慶之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超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顗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校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
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
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齎琬
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効力被繫
作部因亂脫鑊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
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
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
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
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

項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
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子項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
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
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
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
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
殺越於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
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

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
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
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
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
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
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
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
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
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
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

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

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
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
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
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
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
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
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
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
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

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
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校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
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
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
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
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
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
門生朱重入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更進為主圖令史文

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
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
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
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
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
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
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
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
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
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

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
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
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
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
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首之徒皆被
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
虜賊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
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
有疾為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
內殿與言謹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赦將命者

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為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野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

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劬
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
為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
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
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
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
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
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
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
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

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
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
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
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
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
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
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
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
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
誅回既貴祗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

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
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
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
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莒以亂世之
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為幸
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屢稔惡盈旋至夷戮各
其職也具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
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列傳卷第三十

南史四十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李

延壽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頴胄
穎達

衡陽公湛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南史列傳三十一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姪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憶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庭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

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菱星月之屬賜釣以爲玩弄貴
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鯁咽見者皆爲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
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
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釣常手
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
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
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
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

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釣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璈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

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紇是爲安
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
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
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
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
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臂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
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
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
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

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
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
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
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
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
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
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蔡亦
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
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柘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
以柘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轍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
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
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柘後憲遙光不自安欲轉
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憲見殺收集荊豫二州部曲
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
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
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恥伏又召

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
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
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離
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
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
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
戰為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

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
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
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
扶匐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
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
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兇童
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
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上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

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
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
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髫鬢中便疑然明帝謂
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綽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綽不
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
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墮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
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
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

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
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
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
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
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兩淚及泊歐陽岸忽謂
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
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
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
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

遙光爲楊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
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
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
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
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
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東
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
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
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

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
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
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
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
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
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
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
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
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

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
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
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迭款于梁武帝宣
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
公寶宏皆伏誅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貢外郎
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
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
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
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爲太子
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仕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

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
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
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
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
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
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
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
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
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
呼蕭丹楊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

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
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
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楊尹謂
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
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
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
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上令赤
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

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
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綰為
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
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
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
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
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人旨上謂穎
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
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

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
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
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
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
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
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府事是年魏揚
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
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
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

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柘專執朝權此行由柘穎胄不
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
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
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
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
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
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
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
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
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

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
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
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
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
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
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
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
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
有器局旣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
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柝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
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潁胄為左長史進
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
潁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
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
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潁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
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潁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
率師隨梁武圍郢城潁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

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
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璜巴西太
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
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
不能拒制璜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
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
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璜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
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
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次葬依晉王導齊武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
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
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
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
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
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
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
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
為何勿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

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
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
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
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
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
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
損鬻而卒第七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
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
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
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貞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
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又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
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
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
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
許事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
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飭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
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謚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謚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
謚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
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飪與人
邪今賜卿死謚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
秋而智明死見謚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謚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謚云相不減高帝謚喜曰感卿意無爲
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謚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
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

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誅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

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啗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湛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

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敝褌跣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謀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微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

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
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
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
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
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
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
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
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

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
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
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第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
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
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
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
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
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
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著禪跣踰牆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

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荅而守
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
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
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
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
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
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
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癭剛假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潁川

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諶與坦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李

延壽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子範子乾

子恪

子操

子範子雲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

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鏐晉熙王鉉袁脩容生

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鐸區貴人生衡

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

鈇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

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賤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賤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

袁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
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薨危旣切腹心荀伯
玉勸帝度江比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
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
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
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
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
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
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

南齊書卷三十二
以為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
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
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
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
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
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
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

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
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
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
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
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
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
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
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

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
先叛結柴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
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
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
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
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
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

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
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
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
為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
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
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
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
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
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

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桎梏之華
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
下情竊所未安訖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
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
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荅
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
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
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
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渚井有金牛突部伍直兵執牛

推問疑不許取綸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
得朝野歡心四年唐禹之賊起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
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
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太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
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
畏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字
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
細碎故不為耳為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
下弟兄大臣猶不能代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
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紕紕上答

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奏之又為之減遣丕字令招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滬池毛遂安受辱於逞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

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
史王君時尚書令主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
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不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
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
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
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
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
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

講禮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
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
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
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
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
疾不利佳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
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
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
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

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
下輦辭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
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
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
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
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貞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
舊例王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

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
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
節護喪事太官朝夕迭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
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
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
迭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
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
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
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櫝榔而已朔望菜
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
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櫝榔便足棺器
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
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
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
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
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
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
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

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
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況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
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
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
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
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
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
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
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
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
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戕欲率荆江湘三州僚
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管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
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
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
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閉鄙
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
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
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
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

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知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嚮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嚮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穢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倩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

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
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為
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
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
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
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

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
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
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
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
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
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
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
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
平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
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
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
內齋直帳闌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
華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
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
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
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
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負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守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

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
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尹復為正
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
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
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
鬢孱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
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為秘書監
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
華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

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
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
時嘗與邵陵王數譖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
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
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
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
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
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柴

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
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
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
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
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
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
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
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凝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
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

兒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
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
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
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
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
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
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
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
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遽述武帝五經義遷吏

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
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杜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
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
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
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
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
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
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
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
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鸞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金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

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
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
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
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
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
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
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
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

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
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
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
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入閩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通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騎長史

南史列傳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李

延壽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

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弈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

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
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
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
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
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
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
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下
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
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
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

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晁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

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
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
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畢
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
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
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
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
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
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

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
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暉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
荅曰暉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倖偏不知悔好
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暉也武
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暉疑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
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
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
舉酒勸暉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主
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

臨川王映王郎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
問羣羣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微殿直號首陽山
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
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
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羣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
太常卿累不得志冬郎問訖諸王皆出羣獨後來上已還
便殿聞羣至引見問之羣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
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
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

畢衣單進褌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
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菰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
食盡歡而去尋為丹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
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
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
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劬二
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

散騎常待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楊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

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

子隆欲定計錡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
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錡請間叩頭勸錡立事
錡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
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錡宅害錡謝粲等皆見
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闢排牆叫噪而
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
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錡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
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
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

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

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
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
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
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翼爾時蜀土平
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
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
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意反語為始與碩言
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
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悛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晷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負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晷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晷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能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惊惊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蟠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

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錡曰閭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錡曰昔鄒忌鼓

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主
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
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
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蕃
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
王武帝荅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
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
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
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旣殊羣而杭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荅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

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歎清

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
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
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帛箱織金篋為嚴
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
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柵墮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
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
取甘蕉擗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
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

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
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
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
果遣呂文顯齎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
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
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
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
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相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
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
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

著夢記云

晉熙王鈇字宣收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書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鳴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

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
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
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
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
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
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
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
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
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

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
就國之典旣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藩輔皇王託體同稟
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武帝顧命
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永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
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踈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
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洵隆家國
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
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李

延壽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傳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

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
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
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
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
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
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
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
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

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
欲與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
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
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
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
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曰
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
喪也今蠻興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

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
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
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
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
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
譏故先儒著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具商
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
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

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
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
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廕生
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
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
魚文康綯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
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
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
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
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

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主儉曰乾健
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
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
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訖丹楊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
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
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
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漸等其中起
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

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更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
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
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
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
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
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
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
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
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
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替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替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

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更爲崇虛
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
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
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
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
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孀今何處何
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
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
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

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
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
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
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憂禹
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
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
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
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楊尹
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
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
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
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
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綽縞之日聞
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
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
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
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室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

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劬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
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
戒大集朝臣眾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
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
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太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
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
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
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
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

鑿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驚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

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
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
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
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迭祭又詔
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
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
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疑葬金
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

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
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詠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
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
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
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
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
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漚耳聽之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

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
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
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
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
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
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曹懲往時之懼與弟求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曹兄弟出投
之慧景敗昭曹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
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
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曹昭曹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

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曹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曹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麇膝中得其事迹昭曹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曹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

字文與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
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
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
露塞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
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
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
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
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

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乘具
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鍔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
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
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位為水軍上聞大怒
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銓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
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錡見害以
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無子養子
響後疑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

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
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
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
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
蠻粗有氣力子響妻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邪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
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
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
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
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

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
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
議參軍江念殷曇察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
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
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
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
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
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
艇奔逸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
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
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為蛸
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
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
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
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頓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
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鰲透擲悲鳴問後堂丞

此援何意答曰援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憶子響歎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
於是豫章王疑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
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
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
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
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
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楊

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廡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

元年加侍中開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
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撰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
其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
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
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
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
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
守益城叔業汭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
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子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
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
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
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
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鏡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
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僧慧丹楊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
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

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綃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
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
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
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

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早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
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
致主簿劉駿及侍讀賀正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
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
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
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
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
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
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

而伯茂手自執醵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
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
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
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
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
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
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
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
王子罕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

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屨屨
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
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
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僊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求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
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
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
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荅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
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
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
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
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
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
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

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高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

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荅亦如此及應封而
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
國改封南康公楮纂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
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
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
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
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

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承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

南史列傳三十四
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柁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裏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

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曰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南史列傳三十四
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
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
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
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

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
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
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
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
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
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
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揔
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
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蹐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

其髣髴也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